

RUMORS COME
FROM
NOWHERE



謠言
本問
出處

Rumors come
from
nowher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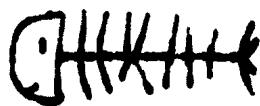
老猫
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謠言
RUMORS COME
FROM
NOWHERES
不问出处



老猫

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谣言不问出处/老猫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2. 7

(单细胞软生活丛书)

ISBN7 - 5633 - 3644 - 3

I . 谣… II . 老… III 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7554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 - 64284815

北京市朝阳燕华印刷厂印刷

(北京市朝阳区石各庄 邮政编码:100024)

开本:889mm × 1 194mm 1/32

印张:8 插页:32 字数:77 千字

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 001 ~ 15 000 定价:22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今夜你无法入睡。

你的爱人不在身边；漫长的电视剧无聊至极；没有球赛；你的宠物都睡了。你非常疲惫却难以入眠。

那么，看看段子吧。一堆精彩的、有趣的小故事，小感叹，小牢骚，送你进梦乡。

这些事情就发生在你的身边，也许就是你自己，你曾经冒出过相同的想法，你会由此产生很多联想。总之，它们放松你的神经，按摩你的心灵，你就这么睡了。

世界上没有一个作者希望自己的读者在阅读的时候睡去，只有这本书是一个例外。



邓一光序：横着瞳仁，竖着瞳仁

没见过老猫。

有两次本来是要见的，没见成。

一次是我们在同一座城市的酒吧里喝酒，老猫在一个酒吧，我在另一个，喝的大约还是同一个牌子的酒——那种拿了酒做幌子却根本不能算酒的酒。有人捣鼓我们见一面，他来我在的吧或我去他在的吧。可城市这种地方，对别人也许像个迪斯尼游乐场，遍地玩具，处处都能玩出新鲜，很合适，对我不是。我一出门就不大容易辨别方向，老是把门牌号弄错，容易走丢了，说不定最后连自己都找不回来，成了别人的玩具。为保险起见，就没见。

还有一次老猫在家里睡觉，大约是家里来了朋友，他和朋友被楼下一个用低音炮刻苦学习英语的邻居骚扰了，害失眠，一夜没睡，大白天补觉。那一次我去了他在的那座城市，有人又捣鼓我们见面，去他窝里。我想人家在睡觉，人家被低音炮弄得一夜无眠，太痛苦了，我要再把他从被窝里拎出来，就缺乏起码的道德修养了。再说，睡觉的猫我见过，睡沉了就打呼噜，打呼噜的猫毫无智慧可言，不管他是不是老猫，这样的老猫没有什么见头。我就没去。

见老猫主要是在他的文字里。他在《经济观察报》开了一个栏目，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也开过，听说在此之前，在别的地方，他还开了好几家作坊，专事经营市井见闻文章，忙得很。《经济观察报》大约错把我当成有点儿响动的实业者了，赠阅了我两年，我糊里糊涂地看了两年，就认识他了。《中国青年报》的专栏是听捣鼓我们见面的人说的，那人极佩服老猫，说起老猫喜上眉梢。那人带了老猫写的一本书来，

书名叫《城市的性别》，老猫在上面用很漂亮的行书写了一溜字：请邓一光先生指正。先不说“指正”这样的词儿太像暗藏杀机的冷兵器，让人提高警惕，不得不防，光是他那手漂亮的行体，在雪白的专业纸上一溜儿铺开，铺得那么好看，首先就让我脸红。这样的认识，老实说并不快乐，不像走在黑夜的荒野里与迎面扑来的磷火撞个满怀那么快乐。

其实老猫写漂亮的行书，说请谁谁谁指正则个，那是他打盹儿的时候干出来的事，或者干脆是蒙头大睡时打出的呼噜，好比一个人犯困的时候说了点什么，梦呓里说了些什么，你千万别当真，那是不算数的。这种人只会在睁大眼睛并且不喝酒的时候才是认真的，在他眼瞪圆了并且嘴里没酒味时说出来的话、写下的字儿，你才可以拿回去把它们存起来，以备秋后算账。他在清醒的时候，肯定不会干这样的事儿，说请谁谁谁指他一个正。你一定要这么叫真儿，那犯困的就不是他，而是你了。

我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基于我对老猫文字的理解。老猫的文字是变幻不定的，说不出套路来，商铺行号杂业工匠手艺医药巫卜星相衙卒役夫优伶党会，哪一行他都涉足，哪一行他都知若掌纹。他知若掌纹了，还得意得很，一会儿说一段南货地货的事儿，一会儿说一段饭店茶楼的事儿，一会儿说一段扎花琢玉的事儿，一会儿说一段卖叫虫裱字画的事儿，一会儿再说一段龟算鸟叼测字弹弦子的事儿，说得你觉得他好像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懂，而且懂得很厉害。他说那些懂得很厉害的故事给你听，还不好好说，他是坏笑着说的，把一些没谱的事儿，说得你觉得像极了，再把一些真事儿，说

得你拿它们当黑色幽默，读过了哈哈大笑，笑在半截腰上突然打住，愣了，然后背上冒出一行冷汗来。这一手，有点儿像猫眼儿看世界。猫眼儿怎么看世界我当然不知道，可猫的瞳仁上午横着，下午变成竖的了，到了睡觉时，干脆横竖不让你见着；你根本不知道他横着看你竖着看你都看出了什么，下一次你再看到他瞳仁时，再听他说段子时，他们又是什么样，他们里面收罗进的他们又是什么样，这让人犯嘀咕。

老猫有了横着瞳仁竖着瞳仁的眼睛，是低眼看世道、高眼看天的。他低眼看世道，人是这世道里的活物，人在他眼皮子下面来来去去，劳碌得很；他说着人间故事，并不真的是在说人间故事，或者真的是在说人，他是说着人皮囊后面的事儿，许多的灵魂出窍后集合成了的文化上的事儿；他拿人做了道具，琴师抑扬，俳伶咿呀，读者觉得他说得好玩，信他，他却躲在一边浅浅地坏笑，然后改行去写电影本子了。这样的老猫，就有点儿阴险了。

老猫的文字又是乐呵呵的，有一种见多识广的从容、包容隐匿下的犀利、不动声色的挑衅，这样的不惊不乍、见多识广、犀利和等待是容易见到的，可乐呵呵、包容以及从容下的不动声色却是一种品质，不是在城市这种炼狱里滚上一阵就能拥有的。在如今这个技术时代里，已经很少见到了。有时候我觉得老猫是城府的、洞悉世事的，他拿一些我们熟悉的人和熟悉的故事做饵，拿《经济观察报》或者别的什么传媒做塘子，来钓我们这些认识一些方块字儿并且自以为是的人。他是把我们当做鱼，鲑鲑鳕鲈、鳊鲤鲢鳙，他在漫不经心的手起手落中，把我们牵离水面，于不习惯的呼吸方式

里享受一种智慧的阅读。若不如此，他不会把自己深匿在人看不见之处，让人自己去演绎那些令人会心一晒的故事。有时候我又觉得老猫是单纯的、孩子式的，他还是拿《经济观察报》或者别的什么传媒做他的猎场，但这一回不是塘子了，是天空。他拿了他的文字来驱赶我们这些心翅未折的人，他是把我们当做鸟儿，鸢鸥鸠鸽、鸦鹊鹭鹭，他自己先在那儿旁若无人地飞，再诱惑了我们一点一点抛却对幼稚的嘲笑，随了他的方式飞去空中，任风带去不知道的地方。若不如此，他不会去写《刺猬亚当》这样的至真文章。即便写，也会拿了绿色分子或环保组织的口气来写，写出宣言的样子来，让读过这样文字的人觉得是在接受一种道德和伦理教育。

技术时代是推崇智慧的，而我恰恰在老猫那里读到了反智慧——用我们熟悉的词汇讲述着的我们熟悉的故事。这样的文字是纯粹的，心境也是纯粹的，丝毫没有解读的困难。只是在读过老猫的文字后，再喝过那些一点儿也不像酒的酒之后，我们得小心一点儿，不要让老猫捉住了写进他的文字里，那会是一次很危险的遭遇。

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老猫说他的文字都是他的经历，他文字中的那些人都是他的朋友或非朋友。他那是在撒谎——他那么不起眼的一把年纪，也就去了一趟西藏，也就炒了自己两把鱿鱼，除此之外，并没有更多的传奇人生，在如今这个十分之九拿他人经历当自己经历的时代，能拿出多少货真价实的个人经历来开专栏呢？

反正下一次再看见老猫在他的专栏里写一些什么故事，无论他把那些故事说得多么天花乱坠，我是不信的。我也坏笑，然后去喝那种一点儿也不像酒的酒。

老猫自序：谣言不问出处

1

人是需要谣言的，如果没有关于你的谣言，证明你是一个不受关注的人，这是很多在混的人所不能容忍的。在单位需要领导的关注，在家里需要爱人和亲属的关注，在其他地方需要朋友的关注。当然，如果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，特别是有钱人的关注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

人就是这样，没有关注的时候想要关注，有了关注的时候，就会抱怨流言蜚语。其实因果关系简单得很：你一旦引起别人的注意，关于你的说法就多了起来。故事难免会走形，有的是真的，有的是假的，有的是半真半假的。半真半假的最像真的。

2 我

至今仍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都是真诚的、友善的，如同人与动物的关系。当然，自从我懂事的那一天起就有人提醒我，社会十分复杂，他们的提醒也是真诚的、友善的。后来在无数次的教训之中我体会到，社会本来是简单的，一旦人与人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，社会就变得复杂了。不过人与动物的关系一般还是真诚友善的，因为在一般情况下，人和动物不容易发生利益冲突，除非谁想吃掉对方。

还是回到谣言上来，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，你就引起关注了（简直是特别关注）。几乎可以肯定，你会通过各种途径听到所谓的谣言。我想，谣言有两种，一种是恶毒地故意编造的，另一种是本能的反应——有意无意的走形或主观推断。出于善良的动机，我还是认为后一种居多。

所以，谣言不问出处，用不着问。你想想挡了谁的财运、官运、桃花运了，出处就有了。而且你问也是枉然，没有人会承认背后说别人的坏话。

3 在

我们这样的城市，商业化气氛很浓厚，人们有着千差万别的成长环境和生活方式，谣言自然也就特别多。但关键是，谁能够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对别人的信任。没有信任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，不仅做不成，而且还会痛苦。老怀疑别人用刀子扎你，是精神病态；老怀疑别人的道德品质比你差，是精神亚健康状态。

这本书里有很多故事是关于谣言的，比如《谣传》、《情感传奇》、《絮叨》，还有一些是关于欺骗与背叛的，如《女人和烟草》、《歌星官司》、《江湖闲杂》。这些都涉及对别人的信任问题。甲向你揭发乙的劣迹，可甲和乙都是你的朋友，你信任谁？你最多只能信任一个，而且要冒很大的风险。或者你一个都不信任，那你就失去朋友了。

即使是一个普通人，也会碰到这种非此即彼的两难问题，如果你是单位的小头目或者知名人士，这样的事情就更多了。光想想就让人心惊肉跳，头痛不已，更何况你还要问出处。你一辈子什么都不干，也不会把出处全弄清楚，所以不要问出处。

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一笑置之。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该信任谁还信任谁。如果总觉得危机四伏，那是自己有问题了。所以这本书里，更多地能够体现出对信任和秩序的渴望。即使是谣言，也全当开玩笑。

4

解决谣言的办法是秩序，合理的秩序。现在的谣言这么多，还不是因为僧多粥少？越是这样越要讲个秩序。秩序混乱的确让很多人占了便宜，所以有更多还没有占到便宜的人希望秩序仍然乱下去，但这是不符合道理的。秩序只能够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坏那叫反动。所以我想，这本书还是符合历史潮流的。

5

我之所以选择写段子这种方式，主要还是我习惯于这样叙事。习惯于这样叙事，是因为两个原因：一、这样叙事不必问出处，本书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与实际生活中的人与事雷同，那是巧合，谁当真谁是棒槌；二、现在这世道，谁还耐烦看小说呀（除非是知名作家或者美女作家的小说）？有工夫都看电视剧了。写小说的人也大多靠卖版权过日子。所以我就写段子得了。这样简短轻松，让人觉着不累。生活工作都忙，干吗还在书上和大家过不去呢？

当然我还画了画，这样可以让大家更愉快地看这本书。我得承认画画不是我的长项，但有画的确比没画强。我暗自得意来着，不过公开还是谦虚。

6

这本书的确把纯真描绘得很美，把谣言描绘得很不当真。如果你真的不幸命犯小人而又没什么好办法，就读书吧。书里没有直接的答案，但你会从中受到启发。很多好书都是这样。但愿我这本也一样。

作者简介

本书作者老猫以写段子见长，几年前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的专栏“社会七日断想”曾经引发各个媒介竞相效仿。作者在《南方周末》、《三联生活周刊》、《经济观察报》、《北京青年报》、《为您服务报》等多种媒介上写的段子近百万字。

本书中的插图也是作者自己创作的，可以视为作品的延伸或者再创作。由于作者没机会专门学画，所以功夫没有文字到家，但自己画画意思上更准确些，也更加显得别出心裁，本书有点“文图一体”的味道。

作者在写作、画画的时候，还是一家时尚生活类杂志社的社长、经营这家杂志的公司的总经理，所以这本书也是忙里偷闲写的。在风云变幻利益至上的生意场上能够保持写作的好心情，的确不容易。

通过以上资料，读者基本可以判断出作者是什么人了。当然，如果阅读过本书就会更清楚。

当然，作者是谁并不很重要，重要的是阅读本书，能让自己舒服。

Rumors come
from
nowhere





单细胞软生活丛书

丛书主持 呼延华

《赤足的绅士》

《谣言不问出处》

《我是一个语言有障碍的人》

《城里有条发呆的鱼》

《感谢每天》

内容简介

本书记录的是大都市中发生的小片段，都是作者在现代生活中淘换出的小心得。本书没有大英雄、大跌宕、大转折，不搞小酸楚、小情调、小病态，她仅仅是一本提供心灵休闲的成人作品。由于本书高兴时直截了当，骂人时拐弯抹角，所以本书具有积极向上的风格，没有攻击性和不健康心态。

因为容易引发读者的各种奇异表情，所以本书适合单独阅读。同时，本书也是一本工具书，阅读后和亲密的人互相交流，可以提高生活质量。如果把书中的段子讲给你心仪的异性，是否能达到你的目的不敢说，但至少能显得你很智慧或者很有深度。

Rumors come
from
nowhere

本书策划 / 俞悦 萧恩明
责任编辑 / 萧恩明
封面设计 / 曹琦

目 录

■ 邓一光序：横着瞳孔，竖着瞳孔

■ 老猫自序：谣言不问出处

■ 女人香

女人成长史	3
不可不是女人	6
性感研究	9
懒	12
女为悦己者容	15
女人的逻辑	18
超级男人	21
小姐逸事	24
女人和烟草	27

■ 居行时代

老公干什么	33
胡老师的新家	37
圈 套	40
木头大师	44
电工吴三	48
傻瓜家具	51
起 点	55
大假期	58
不可取代	61
人生成本	64
我的信用	67